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卷之七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叅將欲攜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叅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叅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床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至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

門跨馬而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袖刃出、已復謂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如此、殺之汙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械器具、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詰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急遠近捜羅、則絶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並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釋遣其子歸、即墨、后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人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賫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煩、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就之

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五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祝髮歸之、今其后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浙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矣、但望成佛祖、請徧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隴、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

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殺望眾所共知。我素識苗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也。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哀李為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為己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又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詞。無敢少辨。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為驚嘆。異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顧臨。

李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荅但挽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纔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為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為已有此等揩暴合置鑊湯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其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婦完聚小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

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常勸人則
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
曰、此役不曾啜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纔已
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頗不、初崇禎十三年、歲
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為主捕、賴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
答云、夫婦聚裁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油肆
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
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為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
十餘口矣、此何要緊、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
纏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數、不足供逃亡

之費本欲两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便問焉出幾何焉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資焉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橐助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嘆劉自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又醇謹喜為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

生平可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翠右先仁而後富
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邵九娘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遇
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
卑詞莊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
柴、已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
一盞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
甚悔之、何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
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

便呼姊媪來、囑為物色佳媵、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紫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代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鈿、任其所取、然林固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可罵、繼而鞭楚、紫竊切于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為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僕、彎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紫悲慘心目、頗致怨態、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紫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

修房闥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
人之墅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
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爲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
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
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
端不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
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
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
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
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

足數得。又問婿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媪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邵妻嘆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復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鴟作想天鵝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笑不答。媪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個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媪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矣。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

叱及之矣、邰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

移時三人並出、邰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

爲賤媵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

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邰益喜、喚女曰、

試問賢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靦然曰、

父母安享厚奉、則養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佳耦、必減

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鄰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

者。媼大喜、奔告棠、棠出非望、即置千金幣、與焉娶女於別

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棠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

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尤

識見高明

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買日為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躊躕而不敢决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携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而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所原又見容飾兼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横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主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似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

夫人若肯假以詞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媪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惕不已竊意羊入虎群狼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諂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為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笑妻色稍霽將返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

入其室，若蔣之。十餘夕始肯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媿弗如，積慙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婦少有反唇，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鏡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眥。女懼，長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怒，奪鞭反朴，面膚綻裂，始退。由是夫妻若仇。柴禁女無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捉床怒罵，叱去，其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于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亦稍安。有大婢素

婢默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輙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柴禁無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惧無所措詞柴益疑撿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却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恠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温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為嫌郤盡

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妻燒赤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媪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皆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薄命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詞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浸困女侍

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嚌昔過恀，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鹽理物勞甚苦。而家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將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脉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瀕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裘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惟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瘥。柴整設為燭質，女捧壺侍側。金自

起奪壺，曳與連臂，愛異常情，更闌，女托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强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老母，後金患痗痛，發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取銀針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發，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鞭打之刑，已有柴生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便

望病根除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苦女至刺之隨手而瘥雖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懲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嘿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汎常施用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儁秀惠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皆

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歸寧，鄉里榮之。邵翁自觴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而為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閨人有納妾者，夕入妻

房不敢便去，僞鼾㕓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
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妬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
妻獨卧，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殼
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畧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
也，妻聽踰刻，瘕厥而踣，首觸扉作殼，夫驚起啟戶，尸倒
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略開即呻曰，誰家
郎罷被汝喚，妬情可哂，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閽人不為通，
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

貴怒、且逐且朴、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償逐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勝、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数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葛端繫櫺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之魯王、王詣視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崩然自絕、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

在館於尚秀才家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于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埜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弔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則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

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宿止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試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摇之目一閃即復合再摇之齁聲作矣推之則遂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逆指作鐵釜聲遂以白王王使刺一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摇加十餘人舉擲床下若千斤石墮地者旦

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床下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其坐卧時按之為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絶情好每繫念之若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惠哥為誰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若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

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時忽有美人自屛間隨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御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八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嘿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及袂示之。尚審視、隱隱有字跡、細栽如蟣。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

際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華仙謀、見妾三人腰摺、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增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慣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携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産血濺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為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産墮死胎

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耳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强留之手談一局忽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以禮瘗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蓋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生應如响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污袖與之既而剪領衿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産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于術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産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懇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之頓首曰

如拂天意但賜舊妓意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備呼群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痴哉書生十年前定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綵為意哥作嫁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爲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自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以客川中者遊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府倉將木假壁送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違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遺書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后尚子少殤賴生承繼益服翠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裡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

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虮蝨。何殊桃源。雖大哉。設客人常老于是鄉可耳。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踱。無以為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便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躕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盎敗榻、少易糠

批而來。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警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二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綦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怯，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乃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一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得斗粟

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十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為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嫂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却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商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并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

悉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憒不能
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
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十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
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
日不歸送之歸則啼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
父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
子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兒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其
田宅母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飢道殣相望
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
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于婦言遂

矣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推我汗產。所貲故宅。今尚空閒。宜徙居之。屋後蓬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康。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恨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兒前設肆金閶。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慤。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夕泣爲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家。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劃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亦猶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憒憒不置一詞。恝情骨肉。卒以悋死。嗚呼。亦

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為人何所長。但不甚遠聞歡耳。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耎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嘗審其何詞。一美人置白金一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友人言此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對酸俗客。

市井人作文語　富貴態狀　秀才裝名士　旁觀論態

信口謊言不倦　揖生若讓上下　歪詩文强人觀聽

賊妓哭窮　醉人歪纏　作滿洲調　体氣若逼人語

市井惡謔　任憨兒登筵抓肴果　假人餘威裝模樣

歪科甲談詭文　語次頻稱貴戚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屋、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墻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

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苦不得縊、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來問所見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居梅夫妻相繼卒、宅歸于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樓、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後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氣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為懽、瞞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

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曰不飲封曰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為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文人自不察耳更闌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為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擂如以團絮相觸狀体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

目皆憤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已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响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曰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為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即如

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曰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話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欷歔而已封強與作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之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為招鬼妓日及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即入舉頭見客色變欲去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

梳、遽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封中顱、封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為鬼不貞、于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竪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耶、言已又擊、封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其即有罪、倘死于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

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為我顧封郎也其張皇鼠竄而去至署甚腦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悉氣出矣問何仇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啣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為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挐竊以伺聽不意其仇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殁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卧病耳因囅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殁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

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無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與，待合卺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啟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疾。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託媒。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所。群婢既去，女解衿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示之，女乃悟，急掩衿，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

婢不乏使、不斷相贈、封力辨其不痴、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口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畧述梗槩、展大喜、愛悅逾于平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吾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葭莩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妝資貰馬歸、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

牿士盡姦奪嘉稱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午貝丘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并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鬨然曰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

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人大賛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善謔能学禽語無不酷肖離坐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半夜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鸛鶴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学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并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

肩踵臂如綠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脩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着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有骨狼籍四圍叢莽并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設斗胆再往一會青娘子必更有異惜乎其見之遲也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頸而笑

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帳。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蓐撤騰。知爲盜殺。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剔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塟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于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子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况僧并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嘆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孽隨身。其僧之謂夫。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玨。字雙璧。始五歲從

兒勸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后玨漸長丰姿秀出又惠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翩翩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設酒皆殊色也女曰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坐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坐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宵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何膽怯爾爾便有虎狼啣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閑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鞋子

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嘆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々、其貌獰醜、衆啼曰、妖至矣、倉卒閧然、如鳥散、惟跛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强與支撑、丈夫吼怒、齧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踣地若死、王憐惻不可復忍、乃急袖斜援鬪出、揮之中肢、々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壓土、血淋衿袖、驗其手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王自初窺時、心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箒矣。當別爲賢仲箇之語其姓氏、答言奚氏、王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而視之、則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記

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塍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未禀兄命為辭。女笑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妾陶氏，居東山望村，三日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此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珏曰：童子

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晉之未晚。珏嘿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旧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棄前盟。往問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甘驚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招之，珏意悵惘。女

遣招者先行約以終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珏恐嫂待久故連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興竟嫂自來相對何容状々女微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若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珏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讎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命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恋恋者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時珏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間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餌去餓煞媳婦矣

家人亦皆以此為戲、后斷鎖已去、始悟舊約、云即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戀情猶切、旦夕啜泣、玉梅之而無如何、后二年為弟聘黃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珏大懼、率家人避山谷、山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

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為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赤漸黃、四七日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并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聞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群隊窮搜、凡伏匿岩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吁

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义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桃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答曰近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无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群盜四合繞莽殆遍似吾之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鸚者也后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而蚤出玨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玨

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棲甚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如何。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謂姨〻以怪之。女笑云中途為騷魁所刦勞姨懸望矣數語趍出居無何有巨貍啣鸚鵡縱寢門過姨駭絕因疑是英時方沐髮洗急號群起逐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繞中室呼曰姨〻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摘樹

陝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栽

如指揮那蒙射有幼女、將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與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閣、朝夕護之、惟恐傷、躬任澆灌、把玩、是年初結實、行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之、女抱樹嬌啼、家人紿之曰、几日而不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為其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橘已十圍、實累累、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懈、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揣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况於人乎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袠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

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領問如此三日覘
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群小求以
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氏似有所
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
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姚應曰我父年前經商不返母醮
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
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后母后母姬年三
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
里妻屢肆中之人故止之牛乃挈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
乃以諸籍委子取裝西歸既别忠賫以父死告母姬乃大

驚言彼負販于此、曩所與交好者、皆作富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諭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人、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鬲其間、牛又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于地、化為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后歸家問之、則嫁于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此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墻上石、

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閡。頓念穴墻則美可見。而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出。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褶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暗撥醒婢。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則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為霍生。推之始覺。遽

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醜然不作一語，衆指為
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
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鑱以言異，共試
之，駭絕，詫為神技，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
為可。衆竊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
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
衆乃從生行，生索鑱，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覷
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
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意念乖絕也。乃曳之
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

頸拒。惟偏託妹氏。急為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者風示媼。媼悦。託妹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入辱之。不勝恚憤。妹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并及其母。妹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為。我都夢夢。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併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詞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女小有

盟約。后以微妹，遂致中冓。問有顏之否。生醜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爲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歸，女入門，乃以鏹擲地曰：此鬼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年餘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嘿嘿，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良材而塟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病

送總不起迸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則無百里外始可
購致將廝騎皆被虜遭生怪縱等念不可恃懷貲獨往
晝夜無停趾迄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蹶步不能延啓
一叟至問曰足得毋胝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
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
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
何不另覓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
倘能從我去僕當爲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
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
獻母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迸村所

狂。周張蹢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上山頭以瞭里落。而山徑崎嶇。苦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路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台。墜卧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岸邊皆生小樹。約体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螺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三四里許。忽睹廊舍。并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則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抱袪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悲述苦

况女亦憐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無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時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脩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翁郎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于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約女同榻寢女却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咲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能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去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後

尸，遂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首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辨，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所，聞子自歸，權喜

承迎舉首見婦已駭絕生畧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听求即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后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由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后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后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

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
領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并嚴慈姓諱已而
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僕父母皆
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
暇休息命駕同歸才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
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酒母
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
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
為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塋所在從兄而歸
猶冀父母尚在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踪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惜其癡以長生。輔其狂耳。然既混跡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并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懽。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吾等男子。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寢。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

綦切、是歲大比、䂓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闈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癀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着圍領，疾趨樹陰，掬石而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着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氷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遂，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遷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于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于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

移灯燭竈之見耳后有巨穴錢大數道從膜閒漏如櫺ㄝ
外耎芊壅蔽中似空ㄝ駭極潛抽髻簪撥腹覘之有一物
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窓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
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㾮出將為奈何陳拜
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
適所縱者牛㾮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
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
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
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不復見居無何牛
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ㄝ試

之神驗而陳自剉咲牛殊罔所効有牛而下跪瞰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梅王念未必効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稟之不虔乃神罰其私也。后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顧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

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宜塑其像詰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為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即依于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仙人島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累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罵

多所淩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几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藉王嘆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人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乃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台高丈餘、台上殿十一楹。弘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

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有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様粧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其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并異常饈、王嘿然寂坐、惟目注麗者、然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横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搊箏狀、其亮數倍于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魂。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闋、鏗爾一

數如聲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絶技哉大衆皆起告別鶴
唳龍吟一時并散道士設宴榻錦衾偕生寢處王初睹麗
人心情已動聞柔之后涉想猶勞念已才調自合芥拾青
紫富貴后何求而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
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后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他
於君賫欲拔出悪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
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
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散灘
耳不知所行几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隐將兩睇微
閉一綫則見大海茫渾無邊際大惧即復合而身已隨

石俱墮砰然一响汨沒若鷗舉夙近海峯諳涸浮聞人鼓
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
利秀才中濕矣視之年可十六七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
求火燎之女子言從我至家當為處置苟適意勿相
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
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于艙中攜
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許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
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
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為王更衣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
欺才名略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戀招昇天闕自分功名

叉掌，以故不須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
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慇懃置酒，又從
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秖今未遭良匹，
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于鄰
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
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
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
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
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
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

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已富可使鄙人得聞教乎王郎慨然頌近体一作頌聆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禦史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离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瀦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緑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弸巴合席粲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緑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

人都孝哉一女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董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是月旦之評但嚅囁不可辨王誦之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删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撾衆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聲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過不遑王初以

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濕桓諫
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点
不似玉衆未措想綠云應聲曰黽翁頭上再着半夕即成
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綠云解脫而走回顧曰何
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為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
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灯燭屏榻
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
應無窮王至此始覺江洋堪羞女喚明璫則來者趨應由
是始識其名屢受譴辱自恐不見重于閨闥幸芳雲語言
雖虐而房闥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復吟哦女曰

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乃即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喋喋強自鮮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當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腫大懼以告芳雲芳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

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痛癢，聽之可矣。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眊，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意，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聽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憶，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零交頤

家與同婦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盥入曰姊姊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審諦則用細縠為樓閣大如櫞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榱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於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遂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乃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須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而邁行蹤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為長堤其闊盈丈瞬息馳過

提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與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升入解裝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洞房內几榻究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生迎養生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并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尚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況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滓敝衰老堪憐相見各哭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畢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

遲致故老與談讖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
絕之不听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婢以爲
生業再來則鞭打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
通礼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備極欵過於平時獨有黃子介
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私語賂
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礼時子已
娶媍〻來男子嚴于賭亦少聞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
婢劳劉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爲田産之費翌日黃友
子同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乎愛無窮

乎地仙許携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

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娘之曰抑何其虐也

閻羅覺

巡撫某公父先爲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悞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于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懼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父讓之曰父罹厄難尚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后起拜

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洏而告以故魏不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慢之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迴處無靜所公請為糞除寶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覘所魏不可强之再四囑曰去即勿教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悸至夜潛伏廨側見堦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寃苦魏曰汝等命戕于魁寃自有主何得妄告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

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逮遣凶害誰貽之冤魏之曲為解脫衆鬼嘩冤其菲訟動魏乃與鬼役可將其官赴油鍋置入一鍱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怨即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又利入油鍋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号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嘆咤而歸及明視魏則已死于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今之為猾州府守事而驗于死其家禍陷姓甚乃慕
讀至此令人寒心三日

○○顛道人

顛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煑石為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與蓋而往宴畢

道者、甫及門、則道人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乃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走、逐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為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刃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嚥之。衆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鬭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已死。踰時少蘇、舁歸、道人不知

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益游山厭氣決於骨髓仙人游戲三昧一何可笑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為人玩世不恭華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旧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于道著猪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於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華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于司農之堂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于前騰身跨之致聲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拜謝，飛馳而去。殆亦仙人之亞也。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為胡銀台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台有三子四女，皆褓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為惛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群公子鄙不與同食，婢僕咸揶揄焉。生嘿嘿不較短長，研讀甚苦。眾從旁厭訕之，程讀弗輟；群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

謏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
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之漸至婢媼亦
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
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
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
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
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
譁夫人聞知卽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謀訴四娘四
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
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

四娘坦然殊無慚怍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
公愛妾李氏三娘所自出也恒私憐四娘往往相顧恤每
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朴聰明渾而不露諸姊子皆在其
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即晝夜攻苦夫豈久為人下者
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
意相攜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
適薨程縗衰如子未得與試既而苦愧四娘賂以金使
趨入遺才籍囑曰蒙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
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三
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祇思研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

李氏真個好眼力

妙名京華人眼古今同然也

文章不平

點額爭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卷入都。時妻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托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台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為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為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為餪，姊妹諸姑咸在，惟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

娘卿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

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

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是爭把

盞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群致怪問俄見

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能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

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抉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

漠然合坐寂無一語各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

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

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

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

扈從如雲、詣岳家礼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
升輿矣。胡公殁、群公子日競嚐財、柩之弗頋數年、靈筵漏
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
營葬。事〻盡礼。旂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嘆焉。程十餘年
歷秩清顯、凡遇鄉党厄急、罔不極力、二親遺以人命被逮、
直指巡方者、為程同讓風規甚烈、免歸、翁王觀察亟
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
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覘程入朝而後詣之、真四娘念手
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即有旧媪出導入廳事、
具酒饌、亦憫州〻、食畢、四娘出、顏溫霽、問大哥人事大

怵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体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須爾七妹子一女流几曾見嗚七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可了矣何益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顧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求貴人耶拂袖遽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無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怨謗也俄而四娘遣价候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遣發甚急不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后三娘家漸貧程

謗者此今人之解

文華會安愈

奇

都是笑四娘者乎

施報逾于常格又以孝夫人如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聰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嘆曰謂君騰達已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旧有汲水井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墮井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

一千投之必聞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黄大駭起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沉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黄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黄實告之僧嘆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甲科立致矣黄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黄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黄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之傳精袁許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几婦果卒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内不出呼之再三始方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内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携囊出遇之否曰過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答曰未也我素與無旧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

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孝福之女但媱合之兇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生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為誰曰且勿問宜速作黍周不諭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衆名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刺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俛首為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乃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稍不快

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按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積當購佳煩凡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云并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后稍平遄邁路中途爲土寇所掠同難人七八十住皆剗其金貲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酋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無辭周不答酋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酋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内放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過所望

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為之感嘆。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翁斬訖，尋次及周，已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傅卒已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為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從江皋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家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完全。傅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解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二馬、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

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生旦暮者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身所窖藏巨金可以贖父骨餘者携歸尚足謀生産囑騎者候于路兩人至旧廬舍已燼于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冢始行至直隸界孝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存者聞主人歸大懼閧然盡逃祇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于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資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于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悞下一珠輒指其訛內

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乃盜也而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栢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況以相天下士哉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雅少麗若為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討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

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譴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拷掠之五毒參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々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是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不知之也問何憑答言血衣可証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証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矣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努目視

令而大罵曰如此情乎何足臨民隷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并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閩帥前部將軍也待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慄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宣楊也楊之盡服其罪蓋官業不遑知其尉而歸乞贖韋光富及殺之竟無所得閩朱誣服甘自辜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笞搒死閩尉贖鬻油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媳已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騭滅天理皆在於

此不可不慎也燥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滯囚繫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冗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為平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之加葛藤豈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听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摘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到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听審之牌矇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儀

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援救耶然在奸民之凶積固無足惜而在良民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雖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罪自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積壓之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饜飽而故假之以歲也者雖非說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無

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杯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金刃謀正案。而以其餘毒波小仇。帶一名于案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猱蹼。而冤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秖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餮子無異。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又何况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鬼全

教諭厥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尌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携酒入飲厥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為令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未至厥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厥即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

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几出門去、莫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甄后

洛成劉仲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后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几將有侮、美人笑曰、相别几何、遂爾懵懵、危坐磨磚者非子耶、乃展錦薦、設瓊漿、捉坐對飲、與論古今事、博洽非

常劉茫然不知所對美人曰我止赴瑤池一廻宴耳子歷几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覺飲訖忽覺心神澄澈既而曛黑從者盡去息燭解襦曲盡繾綣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鬟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若詰姓字答曰告郎不訪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情癡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嬉當冒者數載迺郎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瞞故文滯幽冥今來聞知及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合贈劉作別登車雲

推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凝思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毋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媪，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思否。劉以言隱中情告之。媪曰：郎試作尺一書，我能勤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于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乃折柬為函付媪，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至門，門者以我為妖，欲加縛縶，我遂出郎君書，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歛欷，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夫人沉思久，乃揮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往婦去。瀕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計，但無泄，便可永久矣。劉喜伺之。明日果一老姥，率女郎詣毋所。容色絕世，自言陳

氏女其所出名司者頗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資生侍成礼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妓妓也劉疑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隷仙籍偶以罪過謫人間夫人已復旧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牀簀耳一日有替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衿斷劉急以杖擊犬犬猶怒齕斷幅頃刻碎如麻嚼吞之替媼捉領毛縛以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獮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女不可曰上

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
來殊恍惚於是共疑為妖母詰劉亡亦微道其異母大
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為
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絕矣妾去
亦復非難但恐非禁咒可遣耳乃束薪爇火拋階下
瞬息煙蔽房屋對面相失忽有聲震如雷已而煙滅
見數術士七竅流血死矣入室女已渺呼嫗問之嫗亦不
知所去劉始悟婢嫗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
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

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娘

温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閒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温觸所好因問亦善此也道人云顧不能止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温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温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足爲貧道師也温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

鳥群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程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其堂、闃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床榻、不嫌屈體、便可藉藁、少旋、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

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姬既去温視籍草腐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冐夜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詣之受命弹琴簾内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絶一世葛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温心動歸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温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温以姻事不諧志乖意沮絶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

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舄一鉤、心頓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惜不傳。良工

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淩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己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挼莎之葛僅讀一兩句蓋卽閨門所拾者也大疑并綠菊之種亦猜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有取實夫人恐其跡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遂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童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

詣之果不謬其聲梗澁似將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携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墻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之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鑒魑魅翊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審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為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

死百年矣，少喜琴箏，已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能嫡傳，重
泉猶以為憾恚。頃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
能奉裳衣。陰為歷君屬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
弱惜餘春之俚辭，皆妾為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
妻咸拜謝之。寵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
請為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寵娘大悅曰：妾已
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以披
聆。寵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
受業。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
寵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

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温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卧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見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遥睹其父他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固昂之劉不忍爭脫貫竟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返來適偽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

詢踟躕輒往由是日與女眤詰居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
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
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也積半月為僕所窺陰
與男力要之歸意㥘㥘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
還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撿一過觸類凝想次年復至蓋
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肆宇闃焉失望而返猶意偶出未
返盎又詣之闃如故問諸鄰始知姚原廢宰人以貿易販
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志頹喪居數日怏
怏而歸母為議婚屢梗之母怪且怒僕私以曩踪告益
防閑之益之途由是絕劉忽忽遂減眠食母憂思無計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韓寄語男媒合之男即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絕望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顧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真是無訛劉大動因僦其東鄰居細詰知為李氏反復疑念天下寧有此酷肖者耶居數日莫可夤緣惟目眈眈候其門以冀女或復出一日日方西女果出忽見劉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而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思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

寥廓。西有短垣，署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墻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期復有今夕！顧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婚，此或托舅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宛轉萬態，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墻而去。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

旅居忘返、經月不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窺之

見阿繡、大駭、頓不敢主人且起、訪市肆始返而詰劉曰、夜

與還往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狐鬼之藪、公

子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為而至此。劉始覥然曰、西鄰是

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審東鄰止一孤媪、西家

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

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

繡美、劉反覆思、乃大懼曰、然且柰何、僕謀伺其來、操兵入

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

夙分耳、言未已、僕排撻入、女呵之曰、可棄兵、速具酒來、當

與若主別僕便自投若或奪焉劉益悲强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舉手向劉曰君心事方將圖効綿薄何竟伏戎妾雖非阿嬌頗自謂不亞君視之猶昔否耶劉毛髮俱豎噤不語女聽漏三下把殘一呷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竟如盖怨男之誑己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乃言小郎為兒婿廣寧若翁以是欲去就否未可知須旋日方可計較劉聞之傍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疑訛傳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為偵者所掠以劉文弱踈其防盗馬亡去至海州

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出履蹉跌不可堪、劉馳過之、女遽呼曰、馬上人非劉郎乎。劉停鞭審顧則阿繡也。心仍訝其為狐、女問何為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也。父携妾自廣寧歸、過兵被俘、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能從、百步而屨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其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為擇婿于方氏未委禽而亂始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携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入俱道所以、母亦喜、為女盥濯、竟妝。容光煥發。母撫掌曰、無

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裀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益寓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出藏篋封識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為赤土、劉異之、女掩口曰數年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及審偽、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否。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媼、媼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眸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杳、夫婦感其義、為位于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

類。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已而扉相押。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又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像。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則刻意效之。妹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故時復一至。今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住。家人皆

惧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揷玳瑁簪長數寸、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其所。不然、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其所獲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妝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出、視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名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之、適有

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價乎夫人大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侍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里巷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

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痴。而女殊懽笑，不為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為笑。著小皮靴，蹴去數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訇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跡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俛首微笑，以手刓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庭戶，

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所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剪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候。竊跨廄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即又鞭撻從人。大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爲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盜我之

瑕及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稱不遠矣夫人怒奔女
室詬讓之女惟笑憨并不一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
夫妻憤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
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
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夜相公
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慙言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
謀遂寢由此益交懽公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
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
悮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
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

憤將行忽見公子豕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
駭已而笑撫之脫其服冕而去公急出則客去遠聞其故
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摒杖
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
而告之曰翁無煩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
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
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豕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梁
薥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
憨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
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

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
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
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
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
嘗有所私夫人舁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
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
又慣掐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呵拍令去一日女浴
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女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
熱湯於甕解其袍褲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
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絕女坦笑不

驚，曳置床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癡兒，不如勿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茵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語不痴，大異之，携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痴。大喜，如獲異寶。至晚，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痴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舊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

以贈當路女受而把玩之失手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女奮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公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夙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鉤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瘁公大憂急為膠續以解之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其小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

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牆外過。聞笑語聲。停轡。使廄卒捉鞚。登鞍一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蒙。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也。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矣。既而紅衣人來。果小翠。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骨瘦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人。今與大姊游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公子遣僕奔

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而往啟鑰入亭女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借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處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所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夫人悉如其言托公子養痾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美公子曰二十餘歲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翁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恐誤君宗嗣

請娶婦於家，旦晚侍奉公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言期將近，女為新人製衣履，賫送毋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亦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知其不返，遂携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覿舊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

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子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傭保，后本師死，稍有遺金，捲懷離寺，作負販去，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膏田千百畝，里中起第數十處，皆僧無人，即有亦貧無業，携妻子，僦屋佃田者也，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梲，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幙，蘭麝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床

床上錦茵等褶疊大丈有咫、壁上英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無隙処、一敎長呼、門外数十人轟應如雷、細纓輩執者、皆爲集鵠立、受命皆捺口語、側耳以聽、客倉卒至、十餘筵可咄嗟辦、肥醲蒸薰、紛紛狼藉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妓童千数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艶曲、聽睹亦頗不惡、金若一出、前後数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人之若兄、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禅號也、其徒出、稍稍敎于金、而風鬟雲鬢、亦畧於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以此携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輙惕自惧、而且爲人節不文、頂趾無

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
鐃鼓、此等物門人華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儆巫者、婦女浮
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于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
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徊決僧首歷秝下、亦不甚窮
詰、但遂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兒私子之、延儒師教
帖括業、兒聰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
赴北闈、領[illegible]卿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諉、向之翁之者太之
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禮、無何太公僧毙、孝廉衰絰、臥
苫塊、北面稱孤、諸門人䅽杖滿秝榻、而靈帏後嬰亡細泣
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奔帏弔唁、冠蓋

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幢翳日、殉葬芻靈、飾以金帛輿蓋儀仗數十事、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相方相、以紙殼製巨人、皁帕金鎧、空中而橫以木架、納活人內負之行、設機轉動、鬚眉飛舞、目光鑠閃、如將叱咤、觀者驚怖、或小兒女遥望之輒啼走、冥宅壯麗、如宮闕樓閣、房廊連亘數十畝、千門萬戶、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難指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入、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史、則手據地、以叩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當是時、傾國瞻仰、男女喘汗、屬于道、攜婦襁兒、呼兄覓妹者、殺咇沸雜以鼓樂喧豗、百戲鞺鞳、人語都不可聞

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頭攢動而已、有孕婦濇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為幄羅守之、但聞兒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綳懷守戒狀之武、戰之壁、壁以去、奇觀哉、葬后以金所遺貲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入一、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叙庖庠之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謂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謂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謂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是謂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

賭。是謂和幃金也者、尚耶樣耶唱耶撞耶抑地獄之幃耶。

商婦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往從富人貸貲數百、為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貲竟發、偷兒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拔關遁去。既明、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官拘鄰人而鍛煉之、誣服成獄、不日就決。

偷兒憤其覔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鞫之情真。鄰人遂免。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縊死。齒容貌與盜言悉符。因知是其鬼也。借傳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歟。

祿數

其頭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麪四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麪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食。食未及周歲死矣。

閻羅宴

靜海卯生家貧值母初度備甡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之不能為壽故詭言之卯嘿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資斧薄備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卯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卯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悅之辰乎筵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炙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騾搭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備異常友人大駭楊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為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龍戲珠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偷物窃食狼籍於地家人屢受譴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為異日遺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輙出依人飽

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上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卧細裁如箸蛛爪蹐腹縮若不勝惧轉瞬間蛇暴長粗于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閤家震斃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斃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為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墻中出蓬首如葆髮垂敝面至床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絶醜某大惧欲奔婦猝然登床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嚥而氣不得息嚥之稠黏塞喉才一呼吸而口中又滿

氣急復嘬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十不食、或教以參芦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嫋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而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俱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

焉既醮夫婦甚得生前室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
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
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名字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
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
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勿顧待妾
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
賢之一日生赴隣村飲酒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
奴委之弗去乃趣童召生歸隷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
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
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

經紀彌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
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舒於是生
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淩波細且喜心
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
數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
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
年餘富室有喪者以倍賈贖諸其門生因利而謀諸女
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嗌嗌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
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
僮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

人飲覺体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卒衣衾皆
所夙備里中始共賑細娘智福年歲始學爲文父既歿嬌
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嬉詗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
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强
但貧家無冗人便更若衣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撻勿
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撥陶罷與諸僕啗飯粥
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面壁置不聞不得已執
鞭啜泣而出斫無衣足無履塗而沾濡縮頸如丐里人見
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爲戒嘖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
之而漠不爲意福不堪其苦棄家逃去女亦任之殊不

觀於此而知尊子之
教者達由田於也

細柳可謂慈嚴
兼得也

進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求鄰媼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母問令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嫗慫恿始納焉濯髮授衣令與弟祜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遊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祜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祜游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能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祜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祜淫賭

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連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恬行稍歛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竇借遨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需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又囑之恬諾而出欣欣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甚空匱在慮及取而斫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媪

見其狀、冷語侵容恬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
姫念夙好、不即絶之、俄有二人推索入、驟縶項頸、驚惧
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姫已竊偽金去首公廷矣、至官不
能置辭、楉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
于囚、苟延餘息、初恬之行也、毋為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
汝之洛、我事煩懇、忽忘之、福所謂、默然欲悲、不敢復請
而退、遏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
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泪
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听、不敢研詰、泣已
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

縲中矣，中丞待汝厚，汝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可仰。福哭，時福為中丞所寵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猶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安敝樸素，

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于前子也然使所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富一貴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一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

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庭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并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鑒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嘿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苦代靖否復議

朝治馳